



人的颂讚

大跃进杂文选 第二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A)95/26

目 次

革命不斷向前	張沛	(1)
人的頌贊	林陵	(12)
人的力量	劉金	(14)
一字之改	鍾懷	(17)
大气魄！真英雄！	郭小川	(19)
变化万千的今天	巴金	(21)
向廖世刚学习	汪之水	(26)
岳云和沈三白	吳濬	(29)
几个月等于两三千年	劉丰	(31)
接班人提前上班了！	秦潤	(34)
后生可爱	劉丰	(37)
“初生牛犢”和武松	何明	(39)
从“后来者居上”說起	以群	(41)
“土”頌	迟蓼洲	(44)
論“土专家”之“土”	何明	(46)
“王保京式”的思想公式	敏宜	(49)
发动群众，勢如破竹！	朱確	(50)
“等待”与“伸手”	魯剛	(53)
先生，你倒去碰碰看！	劉丰	(55)

- “修理地球”的人 文 伸 (58)
扫除書呆子气 智 汉 (59)
洋气加名气不等于天才 姚 旦 (61)
敢想、敢說、敢做 丁 (63)
抓住真理，势如破竹 张春桥 (71)
从城墙变馬路說起 龙国炳 (76)

革命不断向前

张沛

开足马力前进的中国革命，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现在又折入了一个新的地界。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乐章奏起了，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成亿的人民，投入了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革命。这是一首无比高昂壮丽的乐章。这首乐章的最终音符将告诉人们：“我们必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

这是社会主义在战略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乐章。这是歌颂不断的革命又把我们领进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新时代的乐章。

当我们向新的革命目标勇敢进军的时候，历史让我们回忆起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怎样从深渊里一步一步走出来，革命怎样从一个胜利前进到另一个胜利。

人们不会忘却，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就有一个叫做戈登的英国强盗，来帮助满清统治者，对太平军的农民革命，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人们不会忘却，在不到六十年以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大联合——八国联军，怎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着中国的

土地。

人們不会忘却，脫下炮衣的帝国主义的軍艦，仅仅十年以前还在我国的內河——揚子江上耀武揚威。

人們不会忘却，昔日的上海外滩，是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垄断資本的世界。汇丰、花旗銀行的老板，和四大家族一起，象喝葡萄酒一样喝干了中国人民的血。

有多少年呵，帝国主义者强迫我們弯着腰走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国民党反动派施行了暗无天日的罪恶統治，中国人民被拖进了无底的深渊。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夺了我們的一切，留給我們的只是极度低落的社会生产力。当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紀，我們却不得不繼續使用几千年以前古老的生产方法。木犁加上双手，这就是我国几亿农民主要的生产工具。于是我們成了世界上最貧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多么的不公平呵，在人类的搖籃时期，我們就为世界貢献过文明。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是发明造纸和印刷的国家，是最先制造指南針和火藥的国家，然而我們却不得不比別人落后一百年到二百年。

我們是地球上最老最大的农业国，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那些黑暗的年代里，每年有几千万人掙扎在飢餓的死亡線上。

半个世紀以前，現代鋼鐵工业的技术传入了中国。可是蒋介石在他統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括尽了民脂民

膏，鋼的年產能力最高却只達到几萬噸。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敢于大舉進犯我國的土地，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日本將軍的心目中，有一個不成比例的比例。那時，日本每年生產五百八十八萬噸鋼，而蔣介石反動集團差不多等於零。

我們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土地，但是我們不能生產一輛汽車和一架飛機。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官僚、政客和買辦資產階級，非常熟悉外國汽車的牌號、型式，但他們從來不會想為什麼中國自己不能製造汽車。

在解放以前我們國家里少得可憐的機器上，一百部有九十九部印著外國公司的商標。“機器只能從外國進口”，這是四大家族的統治哲學。

帝國主義者象瘟疫一樣給我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却又反过来譏笑中國貧窮、後退。華爾街和倫敦城的金融寡頭，十分希望中國永遠保持著驚人的貧窮、後退和愚昧，以便讓他們永遠自由自在地騎在中國人民的脖子上。

帝國主義者就是按照這種奇怪的邏輯，在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橫行霸道。

不合理的狀況終歸不能永存。中國的貧窮和後退一定要走向它的反面。先進的中國人為了中國的富強，進行了綿延不斷的革命鬥爭。然而只是到了一九二一年，鬥爭才有了鮮明的方向，中國革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進入了歷史舞台。

鬥爭有過失敗，革命有過低潮，但是紅旗沒有倒過，

共产主义之火一天也没有熄灭。我們的党从幼年进到成熟时期，它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澤东同志。

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斗争，紅旗終于插在天安門前，我們贏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們胜利了，然而革命还要繼續进行。三十年斗争的胜利結局，只不过是为彻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創造了先决条件。只不过是又一个革命的开始。

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我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这个革命，在一九五六年达到了最高潮。几千年来生产資料私有制的长堤，被革命的洪流冲破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从此消灭了，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祖祖輩輩分散在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劳动的一亿二千万个农戶，联在七十几万个农业合作社里。七万多戶私营工业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还有五百多万手工业者、二百多萬戶私营商店，都脱离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轨道。这是一場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我們又胜利了，然而革命沒有終止。

旧的所有制基本上被打破了，产生貧穷、灾难的根子被挖掉了，一条幸福大道展現在我們的眼前。然而，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經濟基础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它的强大的影响还繼續留在意识形态的領域里。在政治战綫上，还潛藏着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他們时刻准备兴风作浪。

革命还必須在思想、政治方面繼續進行。果然，中國現存的兩個剝削階級中的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在一九五七年春季趁着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我們大舉進攻。一時烏雲遮天，太陽似乎被擋住了。然而烏雲終究擋不住太陽。右派的進攻被粉碎了，全民整風運動也取得了偉大勝利。這就是一九五七年進行的轟轟烈烈的思想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個大革命的基礎上，出現了一個萬紫千紅的、全民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的春天。

在迎春曲和躍進之歌中，我們歡呼勝利。這不是普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決定性地战胜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勝利。這是共產主義思想在亞洲和全世界的大勝利。

我們已經取得了歷次革命的勝利。我們已經跑了很長的路。當年南昌起義的戰士，或者井崗山上的老兵，今天許多人的頭髮都白了。當年在延安、在太行山、在五台山、在大江南北戰鬥的革命青年，也早已不年輕了。

然而我們不能休息，革命還要不斷向前。

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徹底完成。經濟上、思想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進行到底。以為一切都已萬事大吉；以為階級鬥爭的火焰已經熄滅；以為在任何氣候下，反社會主義的份子再不會出頭露面；以為無產階級可以不再緊緊握着專政的武器了；以為生產關係再不需要有什么調整了，這些，或者由於政治上的幼稚无知，或者由於陶醉

在胜利中丧失了革命的警觉性。

工人阶级的党，必须及时提出新的革命任务。

一八五〇年三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针对着当时德国那些想赶快结束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人，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

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的大革命，这个革命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并且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程。但是它还不可能直接完成生产力的飞跃。

要想最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必须把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我们已经可以自豪，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在许多方面，旧中国的悲惨痕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些战前在中国捞过油水，以后离开了中国，而不久以前又找到机会来到中国的不怀好意的外国人，他们自以为是“中国通”，熟悉我们每一个落后的角落。因此他们来到北京以后，专门寻找那些表现我们贫穷、污秽的镜头，以便带回国去高价出卖，证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了。他们非常自由地去寻找，然而却没有找到。龙鬚沟没有了，蹲在路旁讨饭的人没有了，娼妓没有了，连苍蝇也极少极少了。于是

他們不得不悲哀地說：我們很失望，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了。顯然，這些先生們會繼續失望下去。

在五年中間，我們把鋼的產量從一三五萬噸提高到五百三十萬噸；把發電量從七十八億度提高到一九三億度；把煤炭從六千萬噸，提高到一億二千萬噸。這個速度是我們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速度。

我們已經結束了不能生產一輛汽車、一架飛機的孱弱的時代。成批的中國造的新式噴氣飛機和新式汽車的出世，標誌着中國民族的復興，標誌着中國將象它在幾千年以前一樣，以一個文明的大國出現於世界。

然而，舊中國遺留給我們的落後的遺產，太沈重了，以致於我們還不可能在一個早晨把它全部清除。比起許多國家來，我們仍然很落後，我們人民的生活仍然還不富裕。我們不能對這種落後負責，這筆賬永遠應當記在國內外反動派的身上。

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後，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生產力落後的狀況。我們不能安於不到一千万噸鋼的局面，我們必須大膽地提出更高的發展生產力的綱領，必須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前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我們不能每年生產成億噸的鋼（今年我們計劃生產七百多萬噸），不能每年生產七八千

亿度电(現在我們只有二百亿度电),不能每年生产十来亿吨煤(今年我們計劃生产一亿八千万吨煤),不能每年生产几十万台車床(今年我們計劃生产六万台)和几十万輛拖拉机(我們刚刚开始生产),我們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資本主义,就不能最終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事情很明白,我們的生产力必須要有一个大的飞跃。我們一定要有一个技术上的大革命,使全国工业化,使劳动机械化,使城乡电气化。沒有这个革命,要想在比較短的时间內赶上和超过一切資本主义国家,是很困难的,就好象一个步行的人要想赶上一个騎摩托車的人一样的困难。

一个宏伟的技术革命的綱領摆在我們的面前。工业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是这个綱領的骨架。如果我們想一想不久以前我国主要还是一个靠木犁和双手来劳动、靠人最多加上牛馬作动力、靠豆油灯来照明的国家,那末就可以看到这个綱領充滿着多么宏伟的革命精神。

能不能在一个短的时期实现这个綱領,关键在于我們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建設速度,是慢一点还是快一点?是一般的快还是高速度?

不象在大街上散步那样輕松,速度問題在这里决定着我們未来斗争的成敗。就象要把火箭射到月球和火星上去,必須加快火箭每秒鐘的飞行速度,否则火箭永远不能到达别的星球。

事情也很明白,社会主义既然需要比資本主义高得

多的劳动生产率，我們就需要比資本主义高得多的速度。就需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內，把我們的鋼从几百万吨提高到几千万吨，把我們农业的产量提高一倍，使每个人能分到一千斤以上的粮食。也許你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些紅色的工业家和农业家的浪漫主义。你会想出这样那样的理由，証明速度不可能太快。你錯了，怀疑派同志。或者由于你死啃書本，因为書上沒有写明：中国能够以超过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最快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或者你严重地脱离实际，你还沒有認識經過了历次革命斗争的千百万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創造力。

我們当然有一些革命的浪漫主义。还在延安的窑洞中，在河北平原的地道里，就幻想过中国一定要变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然而我們懂得路应当怎样走，懂得不要輕視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懂得怎样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我国鋼铁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1%。在一九五二年，我国鋼铁产量占世界第十八位，一九五三年就超过了三个国家，一九五四年再超过了一个国家，一九五五年又超过了一个国家，一九五六年再超过了两个国家，一九五七年又超过了两个国家，現在我国鋼产量已由世界第十八位上升到第九位。今年我国計劃生产七百几十万吨鋼，这就肯定地会超过比利时和意大利，而上升到世界第七位。在經濟競賽的长跑中，領先的不是我們，然而后来者可以居上，創造新記錄的，往往是

后来的新手。

我們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有两年达到31%以上，农业产值的增长也有一年曾经达到7.7%。

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了过去我們既然能够以这样快的速度前进，为什么在有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新的物质基础以后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前进呢？

实际生活迅速而彻底地否定了怀疑派。一九五八年的五月，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6%。同一个时间，河南、湖北、河北等省的田野上传来了好消息，今年许多地方的麦收将比去年提高50%到100%，全部夏收粮食将比去年夏收增加两百亿斤。这样就强有力地駁倒了“农业不能很快发展”的低調。事情的变化是这样的快，以至于怀疑者也来不及作更多的怀疑。人們不禁要問：这又是为什么？毛澤东同志在“紅旗”的創刊号上，非常简洁地回答了这个問題：“除了党的领导以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

事情也很明白，我們完全具备了高速度前进的条件，問題是我們要把六亿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全部动员起来，而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指引下，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象千軍万馬一样奔腾呼嘯。这股力量，究竟要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現在还很难說出它的頂点。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不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中国将把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一个

一个地抛在自己的后面。

我們有个东方的邻居叫做日本，就是它，倚仗着五百八十万噸鋼的优势，在二十多年前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最近，由于我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它的報紙惊呼起来：“經濟力量的远东奧林匹克竞赛已經开始了。”它一方面恐惧，一方面还自大地認為十五年后日本仍然是亚洲鋼鐵生产的“牛耳”。事实是最有力量的，等到記分牌上公布下一个新紀錄时，害自大狂的人或者是哑口无言，或者只能作一番无謂的咆哮。

在遥远的西欧，那兒有个大英帝国。就是它，在一百多年以前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鋒。它有一个銷路多广的泰晤士报，这个報紙最近談起“新的中国象一条巨龙紧紧跟在英國的后面”。其实，这是暫時的現象，这条巨龙跑在英國前面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資本主义的一切最聪明的学者和政論家，也不会認識到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在他們看来，对社会主义已經估計得很高了（虽然他們极不願意），事实上他們看到的只是一点皮毛。

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高速度的发展，使資本主义的速度黯然无光，而最后不得不把整个世界讓給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結局。一切抱有反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如果坚决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們可以等待这一天。而这一天已經不远了。

（原載“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人的頌贊

林陵

高尔基經常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尊重人、爱护人的呼声，他歌頌人的伟大、人的美好，他号召人从被屈辱、被損害的地位中站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說，人字要用大写的字母来写。他說，人这个字說起来都是足以自豪的。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报告，充滿了对于人的頌贊，是一篇新人頌，是对于解放了的、飞跃着的人的热烈頌贊。他描繪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得到了解放之后，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不同了，风格和习惯不同了，思想和精神不同了。他描繪解放了的人怎样变成巨人，巨人在前进，不是大踏步地前进，而是鼓足干劲地不断向前跃进，又象插着双翅，突飞猛进。这些解放了的人是“敢想敢說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創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鋒陷陣、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

在解放了的中国，解放了的人正做着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們在移山填海，征服自然，他們在創造发明，增加生产。一百多年来受尽国内外压迫者践踏的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旦获得了解放，尤其是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解放之后，就“涌现出自己創造历史的

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一日千里地，一天等于二十年地向前迈进。

思想上解放了的人已經不是普通人，他們被一种勇猛前进創造新世界的思想和願望鼓舞着，他們的口号“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就充分代表了他們的精神风貌。这种人在跃进，在飞騰，他們在劳动中表現出“势如破竹的銳氣，不达目的不止的学习和鑽研的精神，无所畏惧的創造精神”。这种人不是几百几千几万个，而是几亿个。在解放了的中国，人口多不是灾难而是幸福，因為他們首先是生产者而不仅是消費者，所以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种人在各种生产战线上創造奇迹，他們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正被重新估价。

具有新风尚新习惯的中国人民，現在又轟轟烈烈、蓬蓬勃勃地开始了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伟大进军，和时间賽跑，不仅要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內赶过英国，并且要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內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我們后面”。

报告中还強調人的重要性，說人是伟大的动力，說事在人为，因为“机器是要人来創造和发动的，物質資料生产是要經過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要相信，“凡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我們都能够做”。

人，确实是可以自豪的！解放了的人，确实是大有可为的！这是新中国的人，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

（原載“人民日报”1958年6月17日）

人 的 力 量

刘 金

麻城、孝感两县的丰产經驗中，有两点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其一是，他們說：“要棉花按照人的要求生长。人要它长多高，它就應該长多高；人要它結多少鈴，它就應該結多少鈴。”这不是一句空話。他們仔細研究了以往棉花长得不高、結鈴不多的原因，并且采取了种种对症下藥的措施。結果，棉花果然按照人的要求生长起来，达到了亩产籽棉一千多斤的高額产量。

其二是，他們要把一季麦、一季稻的耕作制改为一季麦、两季稻。可是农学家計算出来，三季作物生产時間共需三百八十多天，而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还有二十天哪里来？这似乎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們却天才地想出了一个“寄秧”的办法，在麦子割起以前，先把稻秧寄插在别的田里，这样硬是把三季作物种成功了。

这两件事，一件是叫农作物服从人的意志，一件是冲破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自然規律的限制，都充分显示了人的力量，充分显示了新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的力量！

人在地球上已經生存了好多万年了，我們中国人，就